

的仙女在现代都市的冒险(Hillard, 2005: 63-86), 仙女属于过去的田园时代或者遥远的神话时代, 而现代性的都市被描述为一个充满危险、诱惑和陷阱的地狱。在这种表述中, 耐儿化身为“美好的过去”在“残酷的现在”悲惨地“流浪”, 探讨了“过去”与“现在”之间难以调和的“英格兰现状”。无一例外, 耐儿是过去的化身, 而现实是残酷的居所。耐儿之死隐喻了残酷的工业资本主义对“过去”的驱逐和排斥。

此外, 正如小说标题“老古玩店”所暗示的一样, 该小说格外关注“空间”, 尤其是装满了具有记忆标识的纪念物的空间。除了老古玩店, 小说中还描写了其他空间, 如城市中的垃圾堆、恐怖的蜡像馆、破败的教堂、断壁残垣的寺庙和宁静的墓地。这些空间都以静默的方式诉说着现代化力量与过去力量之间残酷的斗争, 体现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对传统力量的排斥、驱逐、遗弃和破坏。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经济日益发展, 工业革命进入新的阶段, 成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然而, 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以田园文明的逝去为代价的, 原有的城乡面貌、社会秩序与规则、人际关系等, 迅速在此进程中被改变。1833年, 卡莱尔在《再论历史》(“On History Again”)中问道: “这个唤作‘过去’的东西已经变得沉默, 它也曾是‘现在’, 足够大声的存在过, 我们现在对它还有多少了解呢?”(Carlyle, 1899: 168)工业化的强势前进迫使人们与他们过去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剥离。

《老古玩店》再现了英国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新旧交替, 以及由此引发的记忆危机和社会危机。狄更斯在老古玩的“旧”与机械时代的“新”之间划出了一个清晰的界限, 并捕捉到了一股万事万物都在由“旧”向“新”游动的浪潮。基于此, 本论文拟从记忆空间的视角聚焦《老古玩店》中的新旧斗争和记忆危机, 考察小说中“旧”的记忆空间中不同历史力量的竞争和调和, 以揭示19世纪中期的英国所经历的不稳定的“英格兰现状”(Condition of England), 以及人们对时代力量不同的社会情感体验。著名文化记忆理论家阿莱达·阿斯曼指出: “伴随着对于经济与未来的追求的是对于过去和记忆、秘密和历险的抹消……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是以自身既往历史的损失为代价的。”(阿斯曼, 2017: 87-88)在《老古玩店》中, 老古玩店、乡村田园、教堂和墓地等成为记忆之场, 共同构成了与现代化进程相对峙的回忆空间, 打开了一个个通往过去的入口, 寄予了作者对时代转型期社会变革、城市腐化、人性道德的思考。

1 老古玩店: 储藏式记忆和家庭之地

诺拉将记忆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前现代阶段, 人们和过去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不自觉的。人们通过传统和仪式保持一种记忆稳定的时间感(Kansteiner, 2002: 183)。现代化进程包含着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等历史进程, 其中市场

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必然引起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这个过程充满矛盾和对抗,社会各阶层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也非常尖锐。马库斯这样描述道:“想象 19 世纪的城市,如果进入你脑海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在你眼前就会浮现出在污秽、衰朽的房屋中与贫困搏斗的穷人,以及那些表面上满足实则焦虑不堪的中产阶级,站在安全的距离以慈善家、公务员、业余人种研究者的身份观察着穷人。”(Marcus, 1999:1)《老古玩店》里的叙述者汉弗莱先生正是一个伦敦城里的观察者形象。在他眼中,白天的伦敦总充斥着各种嘈杂的声音,有“川流不息的踱步声,没完没了的骚动声以及永无止境、能使糙石磨平生光的践踏声”(狄更斯,2016:1),以至于他觉得“那种嗡嗡的闹声和喧嚣声无时无刻不渗透他那清醒的自我意识,那生命的川流不停地灌注在他那惊魂不定的睡梦之中,仿佛他身死而不失去知觉,注定要躺在乱哄哄的教堂公墓里,永远别指望有宁静的一天!”(1)。不管是匆忙的踱步声、践踏声、还是喧嚣声,都暗示着当时伦敦迅速勃兴的商业经济和工业建设,刻画了一幅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喧闹景象。“噪音是一种暴力,象征着混乱和无序的同时,又预示着权力的变革与颠覆。”(张磊等,2025:84)老古玩店外部的噪音呈现出一种无孔不入的进攻性和侵略性,这隐喻了维多利亚时代商业社会失序和无政府状态对私人空间的入侵。

反观老古玩店,“冷清黑暗,一片死气沉沉”(13),它栖息在伦敦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与黑暗融为一体,是被这座城市遗忘的存在,也是一个过去记忆的收容所:

收藏的都是古旧而珍奇的东西。它们似乎蜷伏在这个城市的零星角落里,隐藏着各种各样陈腐的珍宝,以躲避带有嫉妒和怀疑的大众的目光,这里收藏的有:一套一套的甲冑,像全身戎装的鬼魅,比比皆是;从寺庙里收来的荒诞雕刻品;各种各样生了锈的兵器;残缺不全的瓷器、木器、铁器以及象牙制品;还有锦毯以及可能在梦幻中设计出来的奇怪家具。奇妙的是,小老头的憔悴容貌和这块地方的模样可以说是以类相从。他可能从古老的教堂和坟墓里,从废弃的住宅中,蹑手蹑脚搜寻了这些东西。(5)

老古玩店的形象暮气沉沉,充满了古旧和神秘的味道。它是喧闹都市中的记忆存储空间,收藏着那些来自于过去的物件,或是被工业城市所遗忘、丢弃和毁坏的东西。借用阿斯曼的回忆空间的概念,这所老古玩店就是“保存式遗忘”的领域,是“痕迹、残留、遗留物、一个过去时代的积淀。它们虽然还存在,但(暂时地)变得没有了意义,变得隐身不见了”(阿斯曼,2016:476)。老古玩店的甲冑、兵器是旧日贵族、英雄的历史纪念;瓷器和家具则记载着旧日家庭的回忆、爱好和亲情。然而,随着这些人物的消失,这些古玩也就成为了过去时代的碎片。老古玩店主吐伦特则充当了记忆“拾荒者”的角色,他把老古玩店作为一个记忆的收容所,拾荒者的工作本身成了一种对过去遗忘的抵抗,而老古玩店构建了一个抵抗遗忘的场所。“社会记忆需要某些可以让回忆固着于它们的结晶点。”(开普勒,2007:91)老古玩店的记忆存储产生了和过去时光的联系。小耐儿被这些“奇珍异宝”包围着的时

候,并不对这些古旧之物产生疏离感,反而具有一种亲近感:她能安详地睡觉、开心地大声欢笑,宠溺地偎在外公怀里感受温暖。对于小耐儿来说,这些古董伴随着她的成长,意味着她和外公之间的亲情联系。老古玩店在这个意义上是“家庭之地”(阿斯曼,2016:346),尽管伦敦不能提供他们和祖先的联系,但作为过去记忆的收容所,老古玩店为耐儿创造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感和稳定的时间感。

然而,老古玩店这样一个收集“过去”的收容所也难逃工业资本的入侵。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扩张活动大大加剧了英国的资本化进程。19世纪的伦敦已经成为资本和交换的市场。老吐伦特眼看自己年事已高,为了给小耐儿一大笔遗产而参与赌博,以期获得巨额财富,不料却陷入资本家奎尔普的高利贷漩涡。奎尔普等不仅侵吞了老古玩店,还试图霸占耐儿,预谋将其作为自己的第二夫人,用以偿还赌债。就连小耐儿的哥哥,也想方设法要把小耐儿嫁给自己的朋友,以分得老吐伦特的遗产。正如阿多诺所言,“他们都试图以某种方式把耐儿变成一种商品”(Duncan,1992:217)。小耐儿和老古玩店一起沦为工业资本的商品和交换对象。失去老古玩店,意味着祖孙俩失去了家庭之地,他们和这个记忆收容所之间的亲密关系被资本切断,被迫进入“一个移动的时代”(the moving age)(Flanders,2014:108)。

小说的前15个章节发生在伦敦,一个工业急速发展,资本快速聚拢的城市。它象征着工业化的现代性文明,而老古玩店则是一个前现代记忆的回忆空间。甚至,吐伦特自身也是一个过去的符号,“他收藏的这些奇货,没有一件可以和他相比,没有一件能比得上他那么古老、那么衰颓”(5)。在吐伦特和小耐儿身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种与前现代记忆相平衡的古旧属性和时间停滞感。在祖孙俩的逃亡路上,他们经过一个大工业城市,这里“鳞次栉比的房顶和挤挤挨挨的幢幢楼房在隆隆的机器声中颤抖,机器的尖叫声和震动声又在建筑物中隐约回响;高耸的烟囱,吐出黑色的烟雾在屋顶上飘荡,渐渐成了可恶的浓云”(341)。站在这样的工业城市中,祖孙两人感到自己“仿佛是从千年以前的死人堆里逃了出来,奇迹般地出现在那里”(341)。从这个意义来看,吐伦特祖孙指涉着前现代的回忆符号。

2 教堂废墟:陈列式记忆和纪念之地

在维多利亚时期,现代性是建立在废墟之上的(Nead,2000:215)。荒废的古宅、废弃的教堂、破旧的庙堂、古旧的老街、生锈的铁锚、墓地、垃圾、废船、污染的河流,这些废墟意象反复出现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如《雾都孤儿》中杀人罪犯栖居的阴森恐怖的“雅各岛”,《荒凉山庄》中断壁残垣的古宅别墅,《我们共同的朋友》里臭气熏天的河道等。《老古玩店》里也浓缩了各种废墟的意象,如废弃的教堂和墓地。狄更斯的废墟意象,“表现了被过

度消耗后的都市形态,暗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破坏力和摧毁力”(陈晓兰,2004:135)。城市仿佛一个张着大口的恶魔,吞噬着物质,并将之以废墟或垃圾的形式吐出。哈里斯认为,废墟是对时间的记忆,是对被毁的城市的见证。因此,废墟本身包含了两种时间性的记忆:一种是象征过去的记忆残余,一种是象征摧毁的现代性暴力(哈里斯,2001:238)。资本主义和圈地运动的兴起,使英国古老的田园生活和乡村社会整体处于裂变和破碎之中。一切传统的行为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正在被现代性的机器时代和资本场所腐蚀。被废弃的乡村和教堂,一方面再现了现代都市化摧毁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成为抵抗现代暴力的回忆空间,记载着过去宁静生活的神性和温情。

在小耐儿的逃亡之旅中,她走过很多个废弃的教堂。无一例外,这些教堂既被现代性野蛮地摧毁,变得破旧不堪,又充满了遥想和回忆,构筑了一个时间停滞的空间。狄更斯写道:

在时间的净化中,它所舍的大粒的尘埃已得到澄清,在拱顶回廊和一群群石柱之间叹息,就好像在遥远年代的呼吸一般!这里的石板路支离破碎,这是因为虔诚的步履在遥远的年代把道路磨平,时间在朝圣的人后面跟踪,踩出轨迹,残留的只是碎石。这儿的栋梁颓败,圆拱下陷,墙壁剥落生霉,地面陷成壕沟,庄严坟墓上的墓碑也不见残留。大理石、石块、铁器、木板和尘埃,这一切全都成了废墟中普普通通的纪念品。(419)

这里,废旧的教堂里还能听到“遥远年代的呼吸”、看到“朝圣的人”的踪迹,但只能通过颓败的栋梁、生霉的墙壁、陷落的壕沟、丢失的墓碑等教堂废墟建构记忆的“纪念之地”:这是“由非连续性,也就是通过一个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显著差别来标明的。在纪念地那里某段历史恰恰不是继续下去了,而是或多或少地被强力中断了。这中断的历史在废墟和残留物中获得了它的物质形式,这些废墟和残留物作为陌生的存留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阿斯曼,2016:356)。教堂是人们信仰的家园,它储存着人们的期待、忏悔、祷告和愿望。但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宗教信仰已经出现衰落现象,“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有过短暂的宗教复兴运动,然而,在这个世纪中期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已经大为减少”(张卫良,2007:30)。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导致的城乡结构的改变。随着城镇化的加剧,大量的乡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导致乡村人口减少,乡村破败,不少乡村教堂沦为历史废墟。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废弃的教堂充当了一个天然的历史陈列馆,摆满了残留着过去痕迹的物件:破旧的摆设、粗糙不平的圣水器、花白色的拉钟绳索、磨平的石块、剥落的墙壁、倾颓的圆拱、下陷的地面、生锈的铁锹、棺木的破碎铜片、废弃的男爵雕像、锈迹斑斑的武器和盔甲等纪念物。教堂的墙上,挂着教堂管事掘墓用的铁锹,年老管事对小耐儿说,“那把锹要是会说话,它会把它和我在一起所干的人们想不到的许多事儿都告诉你。这些事我已

经忘了,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记忆力了,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416)。铁锹不会说话,老管事也丧失了记忆力,这意味着废旧教堂在现代化语境中,已经没有了叙事能力。只有通过回忆的陈列,来等待人们做出新的解释。作为废墟的教堂创建了一个空间,它将历史的过去以破碎残片的方式浓缩在当下,“在废墟中,历史物质地融入了背景之中”(本雅明,2001:146)。废墟充满了浓浓的历史感,一方面它诉说着遥远的过去,另一方面它的残破形态也彰显着工业化进程对它的摧毁和遗弃。

如果说老古玩店是储藏式记忆的家庭之地,保存过去的碎片以抵抗遗忘;那么教堂废墟则是陈列式记忆的纪念之地,过去的记忆通过各种纪念之物得到展示,时间的风雨声在这些记忆陈列品上奏出时代的悲歌,人们或者是无意经过,或者是有意参观,都能和失落时光偶尔产生共鸣。废弃的教堂里,小耐儿终于和爷爷拥有了一个临时的家:“邻居们干完自己的活以后也过来帮忙,或者让他们的孩子送来一些小礼物或用具,帮助客人解决困难。”(409)在这片废墟上,小耐儿不再受到现代性都市异化的折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让她感受到友好和温暖。小耐儿感叹道,“这个地方多美啊!”(407)她在废旧教堂里的触摸、呼吸、感受,都能产生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将她的美好和善良的品质和过去相连。废墟成为过去和现在的通道,在这些地方人们会突然地感受到“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一个真正的存在。这不是一种被遗弃和死去的感觉,而是刚好相反:是一种回归的感觉,一种生命的回转(Revolution des Lebens)的感觉”(阿斯曼,2016:461)。废墟中的痕迹“打开了那条通往过去的入口,包含了一个过去文化的非语言的表达——废墟和残留物、碎片、和残块——还有口头传统的残余”(阿斯曼,2016:234)。废墟让过去从物理上侵入现在,构建了一个连接时空的回忆空间。小耐儿在教堂的日子,充满了安逸祥和,甚至身处教堂内部,会产生一种神圣的感觉,这与她在伦敦阴郁绝望的境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3 墓地:认同式记忆和回归之地

《老古玩店》被认为是一部充满灰尘、分解、腐烂和变质的小说,处处都充斥着墓地的影子。小说前15章聚焦在老古玩店,小说的后57章都处在小耐儿和外公的流浪逃离之中,而教堂的墓地是小耐儿的最后一站。小说中共提及坟墓(tomb, grave)和墓地(graveyard, cemetery)近100次。马库斯将这部作品中所描绘的英国形容为“一个巨大的墓地”(Marcus,1965:145)。的确,伦敦街头的老古玩店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坟墓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老古玩店里的收藏来自“古老的教堂和坟墓”(5),老古玩店也“像坟墓一样,黑暗而寂静”(12)。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认为,“固着在地点之上或旁边的只言片语,抵得上车载斗量的回忆”(Andrews,1989:155)。传统墓地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点,它是死者与这个世界的关联,激发着人们的回忆力量。当人们身处墓地时,会“产生一种深深的

内在的情感”,形成一个“精神共同体”(spiritual community),墓地会“把逝者和生者绑在一块……使家族历史在此得到延续”(McFarland,1981:172)。因此,“坟墓作为死者的安息之地(那些保存着圣人遗骨的地方也一样),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显现之地”(阿斯曼,2016:375)。废墟和残片指向遥远的过去,暗示着被摧毁的力量和依附于其上的过去记忆,而坟墓则直接指向死者在当下的在场。正因为它具有空间上的不可移动性,它用“在这儿”“这里”之类的提示语宣示着过去的在场。

然而,即使是逝者安居之地的墓地,也受到现代化进程的改变。伴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虽然欧洲社会刮起了复兴伟大墓地的浪潮,但是各种新型的纪念馆、墓志铭,以及瞻仰仪式却更多地侧重于对教堂墓地的改建。新型墓地中的墓碑,不再直接指向埋葬于下的真正的死者,却成了一个符号和象征。正如歌德所言:“在祖先安息之地的记号被移走时,关于他们的记忆也随着这一动作被抹去了。虽然保存完好的墓碑重新标识了谁被埋藏了,但是它们并没有标识逝者埋在了哪儿,而这个‘哪儿’才是真正重要的。”(Goeth,1963:149)换句话说,都市中的改建墓地已经割裂了土地与死者的关联,进而抹去了逝者和家族、生者的记忆联系。

而传统墓地作为生者对逝者的回忆空间,却是生者自我认同的重要环节。墓碑和铭文即是对逝者一生的诠释和定义,并且通过阅读,逝者的故事在生者的生活中得以再生,通过记忆而得到认同。柯林斯指出:“逝者的名字也好,一个无声的标志也好,如果没有与之对应的故事,它们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标记了无法被拼写的意义,只能依赖于活着的人解释它们的能力。”(Collings,1994:158)在《老古玩店》中,乡村教堂的墓地是一种主动的文化记忆空间,记录了殉道者、圣徒、虔诚的信徒、世俗英雄的生前记忆;和老古玩店记忆收集、废墟的记忆陈列相比,教堂墓地的纪念空间更具备叙事能力。乡村墓地里充满了过去的故事,墓石上的铭文有助于回忆,它提示着拜谒者和他的后代自己的位置,这种铭文标识指向记忆的在场。小耐儿从一座坟墓走向另一座坟墓,阅读一个又一个铭文,她感到,“在死人的墓地流连忘返,读着墓石上纪念好人的铭文,有一股异样的喜悦涌上心头”(134)。时间以空间的形式进行展现,并转化为过去的好人的故事得以传递记忆。因此,小耐儿在墓园的漫步,可以理解为她在过去的故事之间的旅行,其间,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回归的流转。坟墓作为死者的安息之所,蕴藏着强大的情感和回忆力量,它既指涉着死亡和失去,又意味着记忆的再生和重述,是指向自我认同和社群归属的纪念之地。

19世纪40年代的心理学区认为,灵魂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人们的记忆和精神并不会因为身体的消亡而消逝。当时的人们坚信,“动物身体的死亡,只不过是其组成元素排列的变化。根据最严格的化学原理,这些元素没有一个粒子停止存在”(Abercrombie,1840:32)。这种死亡观形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丧葬风俗。人们将坟头上的鲜花、树木视作逝去亲人的

标志。教堂里的老管事告诉小耐儿,他们有一个传统,每埋葬一个人,都会在坟墓上种一棵树或撒上一些花种,象征着死者的居所。小耐儿也发现,“坟墓周围有一些儿童在游戏……那孩子回答说:那地方不能叫坟墓,而是一座花园——是他哥哥的花园”(415)。可以看到墓地和花园在这里的替换性,花园是死者情感的对应物,既是自我的幻象,也是心灵世界的庇护之处。小耐儿无法在现代都市里觅得的安全感,在墓地的花园意象中找到情感的对应物,借用花园隐喻,小耐儿之死得到了升华——一个重返伊甸园的故事。正如 17 世纪英国诗人马韦尔(1994:537-539)在《花园遐思》(*Thoughts In A Garden*)中咏唱的那样:

美好的安宁啊,原来你在此处,
 还有你亲爱的妹妹“天趣”!
 我好久都弄错,在忙碌的人群
 交往中寻找你的踪影;
 而你神圣的草木只是在
 这些草木中郁郁葱葱;
 同这里美妙的孤寂相比,
 社会几乎是粗野而已。

作为花园的墓地,既是死者的安息之所,又成为永恒安宁的所在,蕴藏着强大的情感和回忆力量,成为现代化进程和传统逝去的矛盾中一种狄更斯式的逃避和归隐。

4 结语

“记忆涵盖了所有涉及过去的领域(包括历史)。”(吕森,2002:70)在此,历史既作为主题,又作为召回过去的方式——这种召回是通过在人类活动的文化构架内赋予过去以生命的方式进行的。狄更斯的《老古玩店》再现了 19 世纪英国工业化高速发展中都市化对传统乡村文明有机属性的破坏;小耐儿从伦敦到乡村、教堂废墟、墓地的逃亡之路,折射出传统文化记忆和现代记忆的冲突,反映出狄更斯对于逝者与生者共存的希望。老古玩店作为过去记忆的收容之所,收集了漂浮的碎片的过去记忆;教堂废墟作为过去记忆的陈列之所,进一步隐喻了工业革命下农耕集体和乡村回忆的逝去。储藏式的记忆和陈列式的记忆,都试图通过城市嘈杂、腐败、混乱的对照,建构“老英格兰”简单朴素、自然美好的传统历史记忆,但废墟、墓地等记忆象征却矛盾地显示了记忆在现代化入侵面前的危机。小耐儿和老吐伦特的悲剧也因此成为英国现代化语境中不可避免的结局。小耐儿的逝去意味着记忆召唤的无力,而墓地作为前现代乡村文化记忆中土地根脉、家庭联系、情感故事的回忆空间,提供了小耐儿想象性回归的记忆之地。

参考文献:

- Abercrombie, John. 1849. *Inquiries Concerning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ruth* [M]. New York: Collins and Brother Publisher.
- Andrews, Malcolm. 1989. *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Tourism in Britain, 1760-1800*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wen, John. 2003. *Other Dickens: Pickwick to Chuzzlewi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lyle, Thomas. 2010. On History Again [G] // J. Henry Duff Traill. *The Works of Thomas Carlyle*, vol. 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gs, David. 1994. *Wordsworthian Errancies: The Poetics of Cultural Dismemberment*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uncan, Ian. 1992. *Modern Romance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Novel: The Gothic, Scott, Dicke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landers, Judith. 2012. *The Victorian City: Everyday Life in Dickens' London* [M]. London: Atlantic Books.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963. *Elective Affinities* [M]. Elizabeth Mayer & Louise Bogan. (trans.).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 Hillard, Molly Clark. 2005. Dangerous Exchange: Fairy Footsteps, Goblin Economies, and *The Old Curiosity Shop* [J]. *Dickens Studies Annual* (35): 63-86.
- Hollington, Michael. 1989. Adorno, Benjamin and *The Old Curiosity Shop* [J]. *Dickens Quarterly* (3): 87-95.
- Huxley, Aldous Leonard. 1930. *Vulgarity in Literature* [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Kansteiner, Wulf. 2002.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J]. *History and Theory* (2): 179-197.
- Marcus, Sharon. 1999. *Apartment Stories: City and Home in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and London*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cus, Steven. 1965. *Dickens: From Pickwick to Dombey* [M]. London: Chatto & Windus.
- McFarland, Thomas. 1981. *Romanticism and the Forms of Rui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ead, Lynda. 2000. *Victorian Babylon: People, Streets and Images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阿莱达·阿斯曼. 2016.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阿莱达·阿斯曼. 2017. 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M]. 袁斯乔,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安德鲁·马韦尔. 1994. 花园遐思[G] // 弗·特·帕尔格雷福. 英诗金库(上卷). 罗义蕴,曹明伦,陈朴,编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安格拉·开普勒. 2007. 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家庭)历史的沟通传承[G] // 哈拉尔德·韦尔策. 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 季斌,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查尔斯·狄更斯. 2016. 老古玩店[M]. 古绪满,夏力力,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文中所标注的页码均出自此书)
- 陈晓兰. 2004. 腐朽之力:狄更斯小说中的废墟意象[J]. 外国文学评论(4):135-141.
- 卡斯腾·哈里斯. 2001. 建筑的伦理功能[M]. 申嘉,陈朝晖,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 吕森. 2002. 历史秩序的失落[G] // 汤因比,张文杰. 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瓦尔特·本雅明. 2001. 德国悲剧的起源[M]. 陈永国,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张磊, 潘书皓. 2025. “单”“复”之弃 “乐”“噪”之争——《钟声》中的音乐书写[J]. 外国语文 (6): 78-87.

张卫良. 2007. 维多利亚晚期英国宗教的世俗化[J]. 世界历史 (1): 28-38.

A Study of Memory Spaces in *The Old Curiosity Shop*

WANG Xin WANG Dape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realistic work in 19th century, *The Old Curiosity Shop* sketches a vast and vivid image from London to the countryside, which presents the de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memory caus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Taking the old curiosity shop, church ruins and tombs as the realms of memory, the novel shows the memory crisis and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rupture in face of the invas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it reflect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memory and modern life. By presenting three memory modes, namely, the storage memory, display memory and identification memory, the novel constructs three memory spaces, including the place of family, place of memorial and place of returning, to resist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is way, it reflects Dickens's thoughts on social changes, urban corruptions and the moral decay in the era of transition.

Key words: memory spaces; the storage memory; the display memory; the identification memory

责任编辑: 李小青